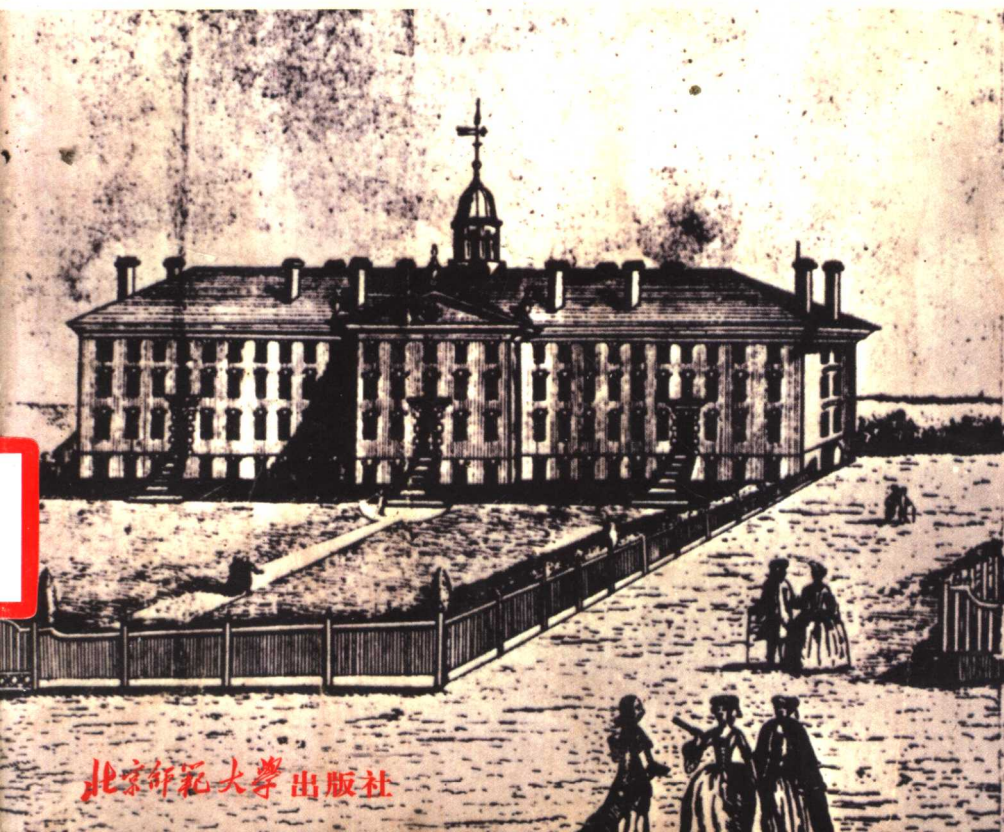


美国教育史②

AMERICAN EDUCATION

建国初期的历程 1783-1876

[美]劳伦斯 A. 克雷明 著
洪成文 丁邦平 刘建永 马忠虎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美国教育史 (二)

建国初期的历程 (1783~1876)

〔美〕劳伦斯 A. 克雷明 著

洪成文 丁邦平 译
刘建永 马忠虎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教育史 .2, 建国初期的历程 / (美) 克雷明著;
洪成文等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8
ISBN 7-303-06258-0

I. 美… II. ①克…②洪… III. 教育史 - 美国 -
近代 IV. G5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5215 号
《本书经美国新闻署授权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 100875)

出版人: 常汝吉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8.125 字数: 448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 000 定价: 26.00 元

献给乔迪和大卫：

儿童很少需要改变
以满足我们的喜好，唯我们而效仿；
依上帝之意我们生养了他们
爱护他们，我们不可彷徨
一心一意培养和教育他们
让他们得到自由地成长。

——哥 德

前 言

本卷上承《美国教育史：殖民地的历程 1607~1783 年》（纽约哈珀·罗出版社，1970 年），旨在继续对美国教育史做全面、学术性的阐述。在上一卷中，我将美国教育的源头追溯到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叙述了当时的教育机构是如何作为拓殖的手段之一，在 17、18 世纪被移植到了新大陆，描述了那些教育机构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演变过程，阐述了这些教育机构在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本卷下延至 1876 年，旨在说明真正的美国本土教育的形成。这种教育促使一种流行的融福音教派的教义、民主的向往和功利主义的奋斗精神于一体的理想的产生。本卷并且说明，这种理想一方面有助于统一的美国社会的形成，而在另一方面，也激发起了社会的内部冲突。下一卷将把阐述延续到现在，重在强调美国教育在工业化、城市化、技术革新和向外扩张的影响下是如何变化和发展的。

如上卷所呈，我把教育宽泛地定义为为传授、启发或获取知识、价值观、态度、技能或敏锐性等等所做出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和持续性的努力，抑或是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有意的或无意的学习。我特别注意的是 19 世纪美国教育的变化态势——尤其是学校、报纸和志愿组织作用的增强——以及不同的个人与变化态势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关于这一切，一般性的理论探讨可参阅《公立教育》（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76 年）一书。与上一卷相同的是，我也特别重视教育思想，不是把它自身作为空洞的概念或仅仅是对现实的理性化解释，而是作为充满活力的因素，它们渴望引起注意，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理想的和可行的教

育观。同样，我广泛地涉猎了有关教育机构的文献，尽管要记住，19 世纪的教育机构规模小，结构松散。如何接受教育，那是个人的选择，其不正规性、不确定性和时断时续是经常发生的。最后，我一直竭力回避辉格派和时代错误的罪恶：建国头一百年所发生的事情并非注定要影响到今天，往事也不能完全用今天的语言来理解和判断。

在这里谈几句编写体例，也是有必要的。我的一个原则是只用引文和直接的数据材料，尽量少用脚注，只说明引文及直接的数据材料的出处（若材料要表达一般情况，则另当别论）。在引用原文和更容易找到准确的二手材料之间，我一般选择后者；这样，对于著名的 1828 年的耶鲁报告，我就没有参考当年发表此报告的《美国科学杂志》，而是参考了一本优秀的文献集，即由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和威尔逊·史密斯合编的《美国高等教育：文献史》（两卷本，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 年）。我还研讨了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并作了编目，对某些部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将本书、本书的脚注与原文对照起来进行阅读。还应该补充的是，我无意使我的编目一览无遗，那样的话，这本已经很长的书将要扩大一倍的篇幅。我仅仅希望读者能够循着我的步伐，独立地前行。特别是在已经有权威性的综述和备查的目录时，我尽量减少引文。如同第一卷一样，我已对所有引文中的拼写和部分标点符号做了符合现代美国英语习惯的扩充和处理。至于书面的标题，我也按照现代习惯做了处理。

这一卷是一项宏大工程的一部分。工程起源于 1964 年的一份邀请信。当时的美国历史协会的秘书斯塔尔·霍夫特、美国教育署署长弗朗西斯·凯佩尔、纽约卡内基基金会会长约翰·加德纳要我编著一本系统的美国教育史著作，以便在 1967 年庆祝美国教育署成立 100 周年。当时我答应用 7 年时间完成三卷，但 15 年过去了，我只完成了两卷。不过，提供赞助的机构极富耐心，

给我鼓舞，特别是由 A. 皮福尔领导的卡内基基金会为这项工程的后期的工作追加了资助。我再一次愉快地表达我对美国历史协会、教育署和卡内基基金会给本项目的进一步支持的感激之情。与此同时，如果本书存在什么问题，他们不负任何责任，霍尔特、凯佩尔、加德勒等先生只做了组织安排工作，而内容完全由我负责。

进行这样一项综合性的学术工作，谁也不能不提到在工作开展的每一个阶段所得到的无尽的惠助。美国和欧洲十多家研究中心的图书和档案工作人员耐心而慷慨，为我提供了宝贵的时间和专业智慧。他们是历史研究的无名英雄，我还荣幸地有一批才华卓越的研究助手。在第十二章中，有关于马萨诸塞州洛厄尔、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区和伊利诺斯州麦考平县的教育研究，我得到了斯蒂芬·施洛斯的帮助。第十三章里的露茜·拉科姆和雅各布·斯特罗耶的教育传记由托尼·泰伦伯格帮助完成。朱迪斯·苏拉特在体例和材料上为我提出了大量有价值的建议。在后期研究阶段，埃伦·拉格曼和我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从文献调研、篇章设计和调整、数据验证到罕见文献的搜集，她都不愧为真正的志同道合者。蒂姆·奥利弗和戴安娜·马库斯打印了手稿，其技巧和耐心，与众不同。本书若有价值，与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倘有瑕疵，自然都是敝人之过。

本卷研究开始于 1971~1972 年，当时我住在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之后，我便在这家中心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继续这项研究。高级研究中心是少有的反思和写作的好地方，对梅雷迪思·威尔逊、加德纳·林德西、普雷斯顿·卡特勒及其助手的如此好客，我不胜感激。这项研究一开始，就得到了师范学院的关心，感激董事会和师范学院的教师、学生和同仁，并希望得到更多的鼓励。承蒙威斯康星大学的慷慨，我有幸参加了默尔·柯蒂的报告会，宣读了本卷的主要思想。这一次报告后来以《美国教

育的传统》(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77年)出版。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我的爱妻和孩子,在研究上他们不断给我帮助。他们的奉献和理解过去是,将来永远是对我的鞭策。

劳伦斯·克雷明

1979年9月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目 录

前言	(1)
导论	(2)

第一部分 神之王国

引言	(17)
第一章 仁慈的虔敬派	(19)
第二章 福音派的征讨	(52)
第三章 宗教分离主义的模式	(78)

第二部分 道德共和国

引言	(108)
第四章 共和国的人文教育	(111)
第五章 学校教育体制	(158)
第六章 在冲突中受到教育	(200)
第七章 被遗弃的人们	(236)

第三部分 审慎的社会

引言	(265)
第八章 审慎的学习	(268)
第九章 普及的两难	(318)
第十章 学习与生存	(359)

第四部分 美国式的教育

引言.....	(393)
第十一章 教育机构.....	(396)
第十二章 组合.....	(444)
第十三章 人物.....	(483)
第十四章 特性.....	(517)
后记.....	(546)

美国教育史
建国初期的历程
(1783~1876 年)

导 论

我们已经改变了政府的形式，但我们还需要在原则、观点和行为上来一场革命，从而适应于我们业已接受的政府形式。

——本杰明·拉什

—

“我认为这是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一次革命”，英国非国教徒理查德·普赖斯在 1783 年夏写给本杰明·拉什的信中说，“这次革命为人类事务打开了新的天地，有可能产生一个更加光明、更加自由、更加道德的时代。”拉什热衷于告诫他的同胞，战争虽然已经结束，但是革命尚未完成，对他来说，“新的天地”所赋予的挑战和机会都是巨大的。“我们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政府形式”，拉什后来给普赖斯回信说，“但我们还需要在原则、观点和行为上来一场革命，从而适应我们业已接受的政府形式。这是我们国家爱国人士和立法人士最艰巨的任务。与赶走敌人和俘虏敌兵相比，它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刚毅。但愿我能够看到这个思想从

你的笔端流露出来。”¹

对于拉什的请求，普赖斯一直没有回音，显然只满足于他在《美国革命意义之我见》中所提出的主张。他提出了一个典型的非国教徒的请求，即创建一种保护人们不受正统思想影响的教育（“这种教育应该培养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思考什么”）。但是拉什和他的同胞们却在不知疲倦地工作，出台了无数的政治和教育设计，这些本身就“使得美国革命成为人类的财富”。他们感觉自己站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尽管向往着新时代，但在辩论中却能严肃地对待过去的教训，告诫和引证遍及全部西方传统，上自古巴比伦，下至当时的英国。他们辩论不休，问题涉及方方面面，从拼写的改革，到囚犯的赦免，因为他们与亚里士多德有着共识，即人们无法在教育的目的与手段上达成一致意见，这是政治的本性。尽管如此，他们的讨论、讨论的内容和雄辩的艺术中所留下的东西，很多都成为他们的主张和精心设计的精华。²

首先，他们和孟德斯鸠一样坚持认为，教育法应该与政府的形式是相关的。因此，君主制需要通向分层的教育，每一阶层的公民在社会秩序中都有自己的位置；共和制需要通向美德的教育，美德将激励人们趋公利而避私利。当然，“美德”在18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看来，意味着虔诚、礼貌和有学识的适当的融合，它在托马斯·潘恩那里被界定为理性的人道主义，在本杰明·拉什那里是苏格兰的道德主义，在蒂莫西·德怀特那里则是清教徒的正统思想。他们认为，“教育”指的是有助于塑造人性的全部机构——家庭和教堂、学校和学院、新闻报界、志愿社团——以及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在宪法起草过程中的各种法律。然而，他们没有看到人民与政治之间不是简单的关系。一方面他们承认，共和制度的繁荣不能没有广泛的公共道德，另一方面又认为没有一种政府制度最后能够建立于公共道德之上。由于他们讲究实际，因而他们不只是在某一个方面向前推进，即在建立政治制

度以调和和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的同时，建立教育设施以滋养大众的虔诚、礼貌和学识。

其次，他们呼吁建立真正的美国教育，涤除旧的君主制的一切残余，创造出富有凝聚力的、独立的国民。对于模仿欧洲之风的流行，他们给予诋毁，并呼吁创造一种崭新的共和性格，这种性格将植根于美国的土壤，奠基于美国的语言和文学，浸透着美国式的艺术、历史和法律，致力于美国文化的形成。当然，这部分地意味着要与欧洲分道扬镳，与人们广泛接受的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和腐败决裂。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一种有意识的创造，因为美国性格还有待于界定，新国家的健康和安全也依赖于对美国性格的恰当界定。拉什热情鼓吹建立统一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将把人们改变成“共和制的机器”——这一远见在 1786 年刚提出来的时候似乎不会受到攻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遭到怀疑。诺亚·韦伯斯特大胆地把民族骄傲说成更加高尚的情感。“解除思想的枷锁，做一个独立的人，”他这样告诫他的同胞。“你们做孩子的时间太长了，遭受傲慢之父的控制，服从他们的利益。现在你们要扩大和捍卫自己的利益：你们要凭借你们的努力养活和支持一个帝国，赁借你们的智慧和美德来形成一种民族性格。要实现这些伟大的目标，就必须构建一种自由的政策，并将政策建立于广泛的教育制度上。”³

其三，他们敦促建立真正实用的教育，直截了当地呼吁改善人的状况。教育的核心将是新科学，通过新科学，公民将了解到自然界和人类的永恒法则，建立起一个富有理性、合乎道德真理的社会。通过植物学、化学和地质学，美国人将揭开这一尚未开拓的大洲的秘密，获得难以估量的农业、商贸和工业上的利益。通过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美国人将发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风俗习惯，这将给内政与外交事务带来好处。通过将科学系统地应用到生活的各个领域，美国人将获得不计其数的手段提高日常

生活的体面和质量，比如无烟烟囱、更加饱满的种子、更纯的钢材、产量更高的桑蚕、更加美味的葡萄酒。也许这正是美国哲学研究会所代表的观点，该研究会的《研讨记录》记载了研究会成员的倾向，即将他们的研究限制在有助于发展国家、提高利益和促进繁荣等学科上。”⁴

最后，他们呼吁建立示范性的教育。通过这种教育美国将以自由和博学来教育世界。由于觉得他们的努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人类”，他们深信共和制的试验将“引发世界各国的仿效，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循此期望，他们自然认为他们的教堂、学校、学院、博物馆和研究院所将会被其他民族所模仿——同时也承担起隐含在这种期望背后的所有责任。它不仅仅是个自豪感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地展现了自豪感。相反它是一种义务感，“遵从神的伟大安排”，在受上帝的拣选奔向充满真理、知识、爱、和平和欢乐的新纪元。这个期望无疑会使每一个人热情奔放，因为他们满怀强烈的自我公正感。⁵

在这股热情中，也有不同的看法。实际上，有些人已经看到美国教育质量令人不满的倾向。因此，约翰·皮克林便觉得诺亚·韦伯斯特将英语美国化的努力，是对口语体的变化无常的让步。而乔赛亚·昆西就把美国哲学研究会的计划嘲笑为琐碎小事和一种虚幻。《十八世纪的简要回顾》是评论那个时代的最深邃的著作之一。该书的作者塞缪尔·米勒，对那些视教育为“智力和道德的万能”的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评说道，从来没出现过这样一个时代，各种知识如此流行，传播如此广泛。公众的思想已获启蒙，无知和腐败的伪装已被撕开，对自由的热爱得到了推广。但是随着这些进步，也出现了肤浅、不忠、物质主义，尤其是傲慢。他警告说，一个看不到人的局限性的社会，是不会得到上帝的怜悯的。⁶

尽管如此，这个时代对教育的力量和可能性还是充满着信

仰，例如拉什和韦伯斯特都在着手设计一种与这个年轻国家的理想相一致的理想。这一目标，其实就是新共和国的人民，他们品格优秀，富有爱国之心和深邃的智慧，通过教育成长为独立而又忠诚的公民。没有一个个这样的公民，自由的实验将是短命的。韦伯斯特说，这场革命已经为美国政府赢得了独立，因而也为建设未来创造了机会。但革命决不为未来提供任何保证。只有当美国人觉醒起来，让行为和思想变得相应地独立起来，革命才算完成，共和国的基础才算打牢。基础的维持和加固，就得依靠美国教育了。

二

普赖斯曾经说，独立革命为人类事务开辟了崭新的前景：它创造了历史上最自由、最平等的共和国；它为全世界被压迫者提供了避难之处；它也为一个帝国奠定了基础。在这里，自由、科学和美德将繁荣发展，并将传播到世界各地。普赖斯这样判断，除了基督教的出现，独立革命在人类进步的历史上，是惟一最有益的事件。共和国、避难之所和帝国——这三个象征以及它们所体现的抱负在革命的一代人的思想和实践中相互作用着，这种作用方式深刻地影响着美国教育的发展。

就政治而言，共和制已在各州和联邦宪法草案中得到了界定。在这一方面，美国人彼此所受到的教育比其他任何方面都更广泛。他们研究和讨论了英国启蒙时期的政治学说——的确，他们在政治原则基础上发动了一场战争，并在人民主权、权力分离、混合政府、代议制等方面大致达成了一致意见。然而，尽管在即将颁布的宪法中有关政治的解说是清楚的，但在有关美国人民的特性和国家的特点及版图的问题上，还仍然是模糊的。

那么，究竟是谁取得了这场革命的成功，赢得了国家的主

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殖民地的居民。在法律上，大陆会议已于1776年6月24日决定（目的是确定什么人可被指控为叛变），“所有居住在任何联合殖民地的人、得到相同法律保护的人、忠于这样的法律的人，都是（联合）殖民地的一员。”独立一旦宣布（在《独立宣言》中），并被得到承认（在《巴黎条约》中），合众国便获得了自由和主权，各殖民地的居民也就归所在州管辖（有趣的是，直到1808年，英国法庭还在为前殖民地居民在国王承认独立以后是否实际上被剥夺了英国的国籍争论得热火朝天）。《邦联条例》曾保证每个州的自由民（乞丐、流浪汉和逃犯除外）在每个州内都可以享受“自由民的一切特权和税收减免”，《联邦宪法》也同样陈述“每州公民都有权享受几个州内自由民的所有特权和税免”。那么乍一看，共和制的公民就是由数个州的自由民所组成。⁷

然而，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例如，从一开始，黑人和印第安人的地位就没有很好地得到界定。然而，无论一个共和制在默许蓄奴制上会显得多么不协调，但是事实上已经在联邦宪法中得到了公开的承认，各州法典也明确地作了规定，尽管一些州在18世纪80年代废除奴隶制的努力的确已经开始，另一些州大幅度地削减了奴隶贩卖。然而，很多黑人依然做奴隶，即便获得了自由也不能成为公民或外国人，不能享受他们的权利和特权。印第安人的处境同样也不明确。印第安人以部落为单位被看做外国人，与合众国签订条约，但他们却很少享受外国人的特权。

情况更加复杂的是男女公民地位的不同。根据英国普通法，妇女在结婚时放弃一切民权，她们无权控制遗赠的或个人获得的财产；不能签署契约；在法律上不享有对子女的监护权。然而美国在实践中已经开始偏离英国的普通法，妇女实际上已经在行使法律上未赋予的权利。由于很多州的宪法没有明确说明妇女无选举权，所以在共和制的早期，部分偏僻的城镇就已出现了妇女参